

泮河名称考辨

□周郢

泮河在历史上称作“北汶”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汶水又南，右合北汶水，水出分水溪，源与中川分水，东南流迳泰山，东合天门下溪水。”泰安“泮”之名，最早见于金代，《大定重修宣圣庙记碑》云：“泰安之为州也，有岳祠以（岱庙）壮观其中，有岱宗、徂徕、泮、汶、漕、济以环抱其外。”

关于泮河之名的由来，凡有两说，一云《诗经》有“泮水”诗，言鲁僖公修宫于泮水

上，名为泮宫。后以泮宫为学校名，因将学宫前水皆称泮水。泰安之河水因此典故而名。明宋焘《泰山记事·地集》“汶河考”云：“城南九里有泮河，因绕州黄（学）而立名。”

一云此河自中川分流为两河，流入泰安境内为半支，故名泮水。清唐仲冕《岱览》卷十九《岱阴之西》：“青天岭，横峙西北，其东北则长城岭，两岭夹涧，涧水一源两分，即《水经注》所云分水溪也。一西北流，由青天岭西南至长

清界首，过浚川桥，折而西北，其经流曰中川，循长城铺达崮山，左纳灵岩诸谷水而注；一东南流，绕青天岭东麓南折，左会斗虎沟水，过海眼、桃花峪，再折而东南，其经流曰北汶，与中川分流各半，故名泮河。”

根据地理实际情况，当为后者的解释更为合理。因此泮河距州学较远，两者无直接联系，而“半水”为泮之说与河之源流相合，应为其名称之由来。

泮自古读“絆”，但后因音

变，俗读为“滂”，此盖一韵之转，如“盘桓”音变为“彷徨”。民国以后偶被写作“滂河”（李东辰手稿有此名）。泰安方言中颇多此类事例。如明毕自严《三叟同游记》云：“因念大汶口俗呼待闷口，渐汶河俗称酱甕河。戏为口号曰：大汶口为待闷口，渐汶河作酱甕河。俗人不解通文义，褒訛承舛奈尔何？”（《石隐园藏稿》卷三）可见“泮”为正字正音，“滂”则为方言俗笔。

◎ 捕风捉影

光的分量

□刘水 文/图



湍急的河流。

为光塑形，光是有重量的，这是麦克法伦的启示和提醒。

我在他的《荒野之境》中感受到光的质感和分量。“一片黑暗。倾盆大雨落在屋顶。我看到了两个透出光的方框：是门。我走到其中一扇门前，摸到一个把手，向内拉开，光亮便像一块石板般掉落在走廊的地板上，仿佛之前就一直在门那边斜倚着。”这块石板有多重？就像我刚上学时，用来写字和做算术的石板那么大、那么重吗？不小心把沉甸甸的石板摔在地上，随着“啪嗒”一声响，心也跟着碎了。

从《心向群山》《故道》到《荒野之境》，麦克法伦的文字总让人觉得可以触摸，可以掂量，可以像河水一样枕在头下，可以石子一样含在嘴里，所谓“枕流漱石”。亦如北宋文人梅尧臣评价好诗的标准：“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。”

看见一只茶隼：“我看到一只茶隼正御风飞翔，舒展的翅膀不住抖动，尾羽展开，像是握着一手纸牌。”

发现两只海豹：“两只海豹都潜下水，一只消失不见了，另一只则又浮出水面，离我近了一些，敦实的脑袋探出来，像是一架潜望镜。它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锁定了我的目光，向我投来冷静而淡然的凝望。”

海边的鸬鹚：“鸬鹚在各处岩石上栖息，凝望着大海。有些鸬鹚站立不动，双翅张开，在阳光和海风中晾干自己的身体，仿佛一副副铁质十字架。”

雪地上的乌鸦：“我站在原地，而两只小乌鸦走到了一片新鲜的雪地里，开始互相绕圈玩闹，彼此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距离，像是一对互斥的磁铁，或是象棋棋盘上的两位国王。”

就像阅读儒勒·米什莱的《山》，为什么我会如此关注动物呢？麦克法伦的视野可是包罗万象的啊！

云中的月色：“几朵小云飘过天空。每当有一片云从月亮前面经过，世界便换了一个滤镜。起初我的手是银色的，地面是黑色的。接

着我的双手变成黑色，而地面变成银色。于是随着片片云朵经过月亮，我一边走，一边从负片切换到正片再切换到负片的变化。”在有数码相机前，我拍了多年的胶片，一次次看彩云追月，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负片与正片的切换呢？

目送不期而遇的人远去：“我目送她走了三十或四十码，只见沙暴紧紧地将她包裹，她的轮廓越来越模糊，仿佛正在淡出画面。突然，似乎伴着一声脆响，她消失了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站在沙滩上。”这是怎样的“一声脆响”呢？是他心灵深处的一根琴弦绷断了吗？

大海边暴风雨之夜的露宿：“最初几小时是绝对的黑暗，那黑暗似乎变成了一种漆黑的液体，其中有可以感知却无法看到的涡流：如漏斗，如管道，如纺锤，如螺旋，如整张整面的狂风，以及无法预测的风暴能量的漩涡。”有这么多鲜明的形象一一呈现，这还是黑暗吗？

麦克法伦总是“试图让书中的

语言随着它们所提及的景观形式而变得更丰富，更精炼或更贴切。”

我关注他的文字，但更不忘他内心和行迹的“狂野”。麦克法伦有的是“野心”。而这种“野心”是可以感染和传染人的。此时，我不能去远方，走入“荒野之境”，但也相信麦克法伦的朋友罗杰说的“荒野无处不在，只要我们停下脚步，看一看周围，就能发现”。

小暑节气，头天的一场大雨过后，“山水”下来了。早上我在虎山——红门一带缘溪而行，下午去了泰山东麓，沿一条无名河逆流而上。水流湍急，河床高低不平。我手脚并用，试探着水的深浅，趑趄起超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发现一根绿竹竿，有二三米长，我可以撑着过河了。到了一处急流，我想像撑竿跳一样跳过去，随着一声脆响，竹竿折断了，我一头栽进了水里。等一身湿漉漉地从水里出来，我想起麦克法伦引用过的诗人、音乐家艾弗·格尼的话：“土地、空气和水，是歌唱和语言的真正源泉。”